

## 第一章 撿到一個俊美男

張家村坐落在昆山的西南方，連綿起伏的高山像一座保護神，養育著這裡的百姓。因背靠大山，張家村算不上貧窮，年輕力壯的男人總能去山裡獵到點獵物，就連孩子也可以在山上摘到一些果子和野菜。

小雨淅淅瀝瀝已經下了七八日，天氣依然沒有放晴，曉曉在茅草屋裡悶了好久，心中只覺沉甸甸的。

她討厭下雨，就是這樣的下雨天害奶奶摔了一跤，奶奶再也沒能睜開眼睛。她想奶奶了，也想哥哥，哥哥去了戰場，已經走了一年多了，也不知何時歸來。曉曉趴在窗前怔怔坐了許久，直到肚子再次咕嚕嚕叫起來她才回神。

為了節省糧食，她最近都是一天一頓飯，天還沒黑竟然又餓了。

雨變小時，曉曉戴上了斗笠，拎著小桶去了溪邊，想試試看能不能抓到魚。因為還在下雨，外面沒有人，灰沉沉的天空下，曉曉瘦小的身影顯得格外單薄。她今天運氣不好，依然一無所獲，天逐漸黑下來時，她氣餒地收起了網兜和魚竿，正打算離開，卻瞧見一個人被沖到了岸上，離她不過十幾步的距離。

曉曉心跳不由漏了一拍，她膽子算不得大，以前連一個人睡覺都不敢，張老太太走後的這半年她才逐漸適應。

曉曉壯著膽子朝那人走了過去，走近了，男人俊美的臉才映入眼簾。

他的眉斜飛入鬢，眼眸緊閉著，肌膚冷凝如玉，唇色卻泛著不正常的紅，像是鮮血染成的顏色。

曉曉從未見過這麼俊美的男人，有那麼一瞬間還以為遇到了深山裡的狐妖，她下意識屏住了呼吸，愣了一會兒才發現他身上有傷，鼓起勇氣「喂」了一聲。

男人一動不動，一點反應都沒有，他華貴的衣袍染著鮮血和水漬，瞧著有幾分落魄。

曉曉試探著蹲了下來，觸碰了一下他的鼻尖，很怕他像奶奶一樣沒了呼吸。

感受到他溫熱的鼻息時，她才鬆口氣，大著膽子晃了晃男人的肩膀，見他依然沒有醒來的意思，不由犯了難。

雨又大了些，劈里啪啦的雨滴一顆顆砸在男人身上，他昏迷不醒，腰腹間的傷口還在往外滲著血，傷口瞧著十分駭人，若是不管不顧，說不準他就要因失血過多丟掉性命。

曉曉踟躕了片刻，試圖將他架起來卻失敗了，他的腿軟得不像話，她根本沒辦法將他扶起來，急得鼻尖都出了汗，斗笠也掉在地上，豆大的雨水很快就打濕了她的頭髮。

她將斗笠遮在了他受傷的地方，拎著小桶跑回家，將板車推出來，這輛板車是她哥哥張立三年前親手做的，平時能拉點東西。

曉曉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他拖到板車上，這時一個瓷瓶從他懷裡滾了出來，掉在潮濕的地面上，發出一聲悶響，她將瓷瓶撿了起來。

村子裡沒有大夫，想請郎中得跑十里地去鎮上才行，曉曉根本沒銀子請郎中，她拉起板車將他帶回家。

家裡一共三間茅草屋，一間是廚房，另外兩間拿來住人，張立一間，曉曉和張老太太一間。

因張立的房子漏水，如今又在下雨，曉曉直接將男人推到了自己和奶奶的房間。這麼一番折騰，天已經徹底黑了，雨越下越大，閃電劈下來時，村子裡時不時傳來一聲狗吠聲。

曉曉摸黑點了蠟燭，將他搬到了床上。

男人的衣袍濕漉漉的，身上又有傷，這樣躺著根本不行，曉曉扒掉了他的外袍，將他的裡衣也一併脫掉，僅留下褻褲。

昏黃的燈光下，男人如玉的肌膚徹底顯露出來，他瞧著瘦削，身體卻很結實，腹部的刀傷顯得十分猙獰。

刀傷很深，依然在出血，曉曉不敢多瞧，拿起乾淨的帕子將周圍的血小心擦了擦。張立去打獵時也經常受傷，家裡窮，買不起昂貴的藥材，曉曉記得哪些藥草有止血的功效，家裡恰好還剩些，便取來了藥草。

等給男人上完藥，包紮好傷口時，已經是半個時辰後了，曉曉餓得前胸貼後背，她咕嘟咕嘟地喝了兩碗水才覺得胃部稍微好受些。

曉曉喝完水，又去床前看了看他。

男人面色如玉，依然緊閉著雙眼，哪怕身負重傷也可以窺出幾分凌厲之勢。

曉曉忍不住看了一眼又一眼，趴在床頭默默守了一會兒，見他沒有醒來的意思才去睡覺。

房內只有一張床，她乾脆將麥稈抱進來鋪在地上，又鋪上了褥子，直接睡在地上。外面依然在下雨，沒完沒了的雨水讓曉曉有些喘不過氣，她抱緊了張老太太的衣服，不知不覺就睡著了。

這半年來家裡只有她一個人，每次睡覺時她都很怕，突然檢到的人雖然來歷不明，可她還是覺得安心，總算不再是一個人了。

到後半夜，雨總算徹底停了，曉曉心中惦記著事，睡得並不踏實，醒來後去床前看了看。

男人依然昏迷著，曉曉睡前只脫了他的裡衣，沒動他的褲子，見他面色潮紅，有些擔憂，伸手碰了碰他的額頭。

他的額頭很燙，竟真起了熱，真是怕什麼來什麼。

曉曉的目光掃過他潮濕的長褲，白嫩的小臉上浮現出一抹掙扎之色。

遲疑了片刻，她扒掉了他的褲子，縱使什麼都沒瞧見，十二歲的她已經有了性別意識，小臉有些熱。

她瞎摸著拿布巾將他潮濕的腿仔細擦了擦，擦乾後又倒了些張立的白酒擦了擦他的身體。

也不知道擦了很久，察覺到他的溫度降下去後，她才悄悄鬆口氣。

天亮後，曉曉輕手輕腳地將麥稈和褥子收了起來，背上竹簍出門，打算上山一趟。雨後的道路並不好走，這個時候家長是不許孩子上山的，如果家裡有食物，曉曉也不會上山，張老太太留給她的糧食已經所剩無幾，她只能儘快找點吃的。

她按了按空癢的肚子，小心翼翼往山上走著。

因為接連下了幾日的小雨，山上的蘑菇和木耳比平日要多許多，曉曉今日收穫頗豐，幾個時辰下來，她幾乎裝滿了整個竹簍，比較遺憾的是這次沒尋到太珍貴的藥材，只找到幾株地丁草和半枝蓮。

儘管如此，她依然覺得滿足，下山時眼睛都明亮了幾分。

由於道路濕滑，下山很是困難，曉曉又背著一竹簍的東西，走得格外慢，等她終於來到山腳下時，太陽已經要下山了，火紅色的餘暉染滿整個天際，山林間也披上了一層橙黃之色。

曉曉擦了擦鼻尖泌出的汗水，就在這時，她聽到了孩子們的打鬧聲，心中緊了緊，整個人下意識戒備了起來。

她踟躕了片刻，背著竹簍躲在林間，直到孩子們的打鬧聲逐漸遠去後她才出來。她家在張家村最西北角，離小溪稍微有一段距離，快要看到那三間茅草屋時，她卻瞧見那群孩子又呼啦朝這邊跑了過來，想快步躲開時已經被人瞧見了。

瞧見她，一群人頓時收起了笑，領頭的小姑娘跟曉曉差不多高，名叫張瑛，旁的孩子都穿著灰撲撲的粗布衣，唯獨她身著淺綠色暗花對襟窄袖褂子，頭上還插著一支銀簪。

她是里正的小孫女，因為是家裡唯一的女娃，在家很受寵，兜裡時常裝著糖果，是村子裡最耀眼的存在，許多孩子都喜歡跟她玩。

她向來不喜歡曉曉，這會兒瞧見曉曉也沒什麼好臉色，當即捏著鼻子陰陽怪氣道：「真晦氣！」

覺得晦氣的自然不只她，另一個女孩也有樣學樣地捏住了鼻子，沒好氣道：「一股子衰味兒，還有臉出門。」

曉曉緊繃著小臉，沒有理，快步繞開了他們，想儘快回家。

有個小男孩卻一把勾住了她的竹簍，惡聲惡氣道：「想走？好東西還沒孝敬呢！」說著就去扯她的竹簍。

曉曉死死護住竹簍，水潤的大眼中染上一絲憤怒。

見她還敢反抗，小男孩使勁推了她一把。

竹簍很重，曉曉沒能及時躲開，直接摔在地上，蘑菇和木耳灑了一地，幾株藥草也掉了出來。

見沒有果子，男孩們失望地撇了撇嘴。

張小山拿腳碾了碾地上的藥草，「真沒用，果子都摘不到。」

曉曉的哥哥張立出生時就六根手指，由於村莊封閉落後，村民也很愚昧，不少人認為這類孩子是不祥的存在。

曉曉身為他的妹妹，多少受了牽連，有幾個孩子總喜歡找她麻煩。

張小山是最囂張的一個，他踩完藥草又去踩蘑菇。

曉曉握緊了雙拳，忍了又忍，沒有吭聲，因為她越給反應，這群人越來勁，她已經學會了隱忍。

果然，見她跟個木頭人似的，張小山撇了撇唇，頗覺無趣。

張瑛哼了一聲，路過曉曉時緊緊捏住了鼻子，「晦氣，理她作啥，走了。」

她一向有號召力，她一走，其他孩子也跟著走了。

張小山還想再說點什麼，見狀也趕忙追了上去，只衝曉曉比了個等著瞧的手勢。

此時太陽已經落山了，晚霞靜靜籠罩著整個村莊，各家各戶都在做飯。

炊煙裊裊升起時，曉曉望了一眼自家的小廚房。平時這個時候奶奶也該做飯了，如今她卻再也見不到奶奶了。

曉曉蹲下身，將蘑菇和被踩壞的藥草一一撿了起來，不知不覺就紅了眼睛。

她剛剛摔倒時扭了一下腳，走路時稍微有些疼，一瘸一拐的回了家。

她不僅想奶奶，也想哥哥了，也不知他在戰場上會不會受到排擠……

直到將蘑菇和木耳放到灶房，她才收拾好情緒。

瞧見院中晾曬的衣服時，曉曉方想起家裡多了個人，她洗了洗臉，勉強打起精神。

室內光線很暗，她點了蠟燭，朝男人走近了些，怕他發熱，她伸手過去，帶著薄繭的小手剛觸碰到他的額頭，她就被他捏住了脖頸。

男人的動作快如閃電，曉曉都沒瞧見他是怎麼出手的就被他控制住了，身體朝床上跌去，懷裡的衣服也掉在地上。

扭到的腳踝恰好撞到床柱上，曉曉疼得眼底騰起一層水霧，連忙伸手去掰男人的手。

裴修寒才剛剛恢復意識，他本能地制住了這人的命脈，抓住後才察覺到掌下的脖頸有些過於細小，蹙了下眉，緩慢睜開眼睛後，對上的卻是一張巴掌大的小臉。

小姑娘不過十來歲的模樣，精緻的小臉漲得通紅，烏黑的眼眸中蕩漾著水氣，瞧著弱小又可憐。

裴修寒擰了下眉，下意識鬆了手。

曉曉撫著脖頸咳嗽了幾聲。

他不動聲色地看了一眼周圍，這才發現自己此刻正躺在床上。

室內很小，除了一張床、一張桌子，僅有一個矮小的木箱，簡陋得不像是住處。

等曉曉緩過來時，對上的便是男人冷厲中帶著審視的目光。

他眼眸如刀，明明俊美得過分，冷眼看人時卻令人脊背發寒，只是被他這樣不輕不重地審視著，她頭皮都有些發緊，心中也一陣後怕，總算意識到自己救的並非善茬。

曉曉心情本就不好，如今又被這般對待，心底有些窩火，撿起男人落在地上的衣物，直接朝他身上丟了去，「恩將仇報。」

小姑娘氣呼呼的，因為疼痛和恐懼，聲音還帶著哭腔。

裴修寒怔了一下，眼疾手快地抓住了衣服，他已經瞧出她根本不會武，自然不可能是殺手。

猜到是她救了他，他低咳一聲，啞聲道：「抱歉。」他誤以為是刺客，並非有意傷她。

曉曉脖頸很疼，瀕死的感覺讓她心中充滿了警惕，可見他道了歉，她又微微怔了怔。

村裡好幾個孩子都欺負過她，根本沒人跟她道過歉，這聲道歉讓她覺得他好像沒那麼恐怖了。

她吸了吸鼻子，悶悶說了句，「沒關係。」

裴修寒坐了起來，腿上竟沒有知覺，擰了下眉，沒去關注，比起他的腿，更令他介意的顯然是另一件事。

他坐起來時薄被滑落到腰間，一陣涼風襲來，手臂上泛起了雞皮疙瘩，他這才發現自己不僅沒穿裡衣，褲子竟也一併被扒掉了，渾身上下僅留褻褲。

小姑娘剛剛丟來的衣服赫然是他的，他飛快拎起了衣袍，披在身上的同時眸色也沉了下來，俊美的臉一會兒青一會兒白，幾經變化，目光落在了曉曉身上，語氣不輕不重的，「膽子挺大啊。」

曉曉根本沒料到 he 會突然坐起來，不小心瞄到他的身體時，她心中一慌，連忙捂住了眼睛。

哪怕閉著眼，她也能感受到男人帶刺的目光，她慌忙解釋道：「你、你發熱了，衣服是濕的，我才幫你脫掉的！」

裴修寒長這麼大還是頭一次被人扒掉褲子，哪怕身上蓋著薄被，對方還只是個毛都沒長齊的小丫頭，卻依然覺得糟心。

見她拿小手捂著眼睛，連看一眼都不敢，他才輕哂了一聲，懣懣道：「先出去。」

曉曉臉頰漲得通紅，乖乖哦了一聲，飛快跑出去，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門口。

一直跑到小廚房，她怦怦亂跳的心才逐漸恢復了些。

因為剛剛的跑動，曉曉的腳有些疼，緩了一會兒才開始做晚飯。

她自己一個人時，晚上餓了都是忍忍就過去，但她清楚男人肯定餓了，這才決定做飯。

家裡沒有油，她沒有炒菜，只是煮了一鍋鹹湯，裡面不僅放了木耳和香菇，還放了一些自己種的青菜。

想到男人才剛剛醒來，脾胃肯定虛弱，曉曉又把窩窩頭蒸了蒸，等硬邦邦的窩窩頭變軟後，她才撲滅柴火。

等她端著飯菜走進房間時，男人已經穿好了衣服。

裴修寒剛檢查完自己的身體，確認他的雙腿都沒了知覺。

敵國的刺客和親兵的背叛讓他腹背受敵，他們廝殺了近一個時辰，單他一個人就斬殺了幾十個人，兩個暗衛受的傷比他還多，最後因體力不支，相繼死在他跟前。

和最後一個刺客廝殺時，他們從懸崖上滾落，期間他捏斷了刺客的脖頸，自己則摔斷了兩條腿。

將思緒整理了一遍，原本想儘快離開的裴修寒，此刻只能靠在床頭。

活了二十多年，他一向遇神殺神，還是頭一次落到如此境地。

他的目光望向了京城的方向，周身都散發著一股嚇人的戾氣，瞧見小丫頭的身影，他才收回目光。

他斜倚在床頭，絳紫色的衣袍襯得他異常尊貴，那張臉更是俊美得有些過分，似乎只看一眼就能令人沉淪。

曉曉無端有些緊張，慌忙垂下了眼睫，沒敢多瞧，她小心捧著碗，將碗筷放在桌子上。

碗裡盛著熱湯，很燙很燙，將碗擱下後，她連忙吹了吹手指，軟聲道：「我做好飯啦，你下來吃點吧。」

裴修寒掃了眼桌上的飯菜，一大碗湯，裡面什麼亂七八糟的菜都有，饅頭也黑乎乎的。

他向來錦衣玉食，哪裡吃過這等飯菜，一點胃口都沒有，只覺家裡的馬兒吃得都比這好。

見他滿臉嫌棄地望著桌上的飯菜，曉曉後知後覺地意識到什麼，臉頰火辣辣燒了起來，聲音低低的，小手無意識絞在了一起，「家裡沒什麼好東西，你若沒胃口，我、我……」

她一連說了兩個我字也沒想出什麼好法子，她沒有銀子，根本沒辦法給他弄到好吃的。

裴修寒看了她一眼，小姑娘窘迫極了，水汪汪的明眸裡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自卑，不僅小臉通紅，白皙精緻的耳朵也蔓上一層潮紅，好似一隻剛煮熟的小龍蝦。

他向來隨心所欲，就算寄人籬下也不是會勉強自己的性子，可對上小姑娘難堪的目光時，他嘖了一聲，敲了下床板，「端來。」

他向來言簡意賅，見小姑娘愣愣看著他，才淡淡補了一句，「腿斷了，動不了。」

曉曉驚訝地哦了一聲，見他並非是在嫌棄飯菜，她才鬆口氣，將碗筷遞給他時忍不住瞄了一眼他的雙腿。

一頓飯吃得著實沉悶，裴修寒勉強吃了兩口就不肯吃了，抬頭時目光恰好掃到小姑娘的菜碗。

為了節省蠟燭，曉曉沒去張立的住處，是直接趴在桌子前吃的，她的碗裡都是稀湯寡水，僅飄著幾顆蘑菇，窩窩頭也僅僅一小半。

儘管如此，她卻吃得很香，連窩窩頭掉下來的碎渣都會伸手接住。

見她吃得腮幫子鼓鼓的，裴修寒低頭看了一眼碗裡的青菜，莫名多了點食慾，勉強扒完，因兩天沒有進食，吃著吃著也真的餓了，就著黑乎乎的窩窩頭不知不覺把湯汁也喝完。

曉曉收拾完碗筷才踟躕著開了口，「我、我沒有銀子，請不起大夫，你的腿要怎麼辦呀？」

裴修寒沒什麼精神，「請什麼大夫，不想惹來殺身之禍就別向任何人透漏我的行蹤。」

曉曉怔怔點頭，想到他腹部的刀傷，心中慌了片刻，隱約意識到了什麼，小臉有些白。

裴修寒淡淡掃了她一眼，靠在床頭，「連累妳之前，我會走。」

他聲音清冷，因失血過多，臉色有些蒼白，靠在床頭的模樣多了絲病氣，莫名透著一股虛弱，神情也有些懨懨的。

曉曉被他說得臉有些紅，他腿都斷了，哪裡走得了？她結結巴巴道：「我、我沒

想趕你走，你隨便住。」

他還這麼年輕，若是一直不治療，就這麼斷了腿，也太可惜了……她想了想，認真道：「等我賺到點錢，就去找大夫學接骨，你且等等。」

曉曉是張老太太撿回來的孩子，若是沒有張老太太，她早就死了。她被張老太太教導著長大的，有一顆很柔軟的心，這會兒儼然將他的腿當成了自己的責任。

見小姑娘目光中竟帶著擔憂，裴修寒頗感意外，隨意回了一句，「我會接骨，妳明日幫我尋來合適的夾板就行。」

曉曉驚喜地點了點頭，她嘴上說著賺錢，其實銀錢哪裡是那麼好賺的，奶奶走後，她僅拿藥草和蔬菜換了幾十個銅板，她還真怕耽誤了他的腿。

見他會接骨，她大大鬆口氣，沒敢打擾他休息，將他的瓷瓶擱在床上後，就道：「你早點休息吧。」

她說完就離開了，徒留裴修寒有些僵硬地坐在床上。

他煩躁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腿，嘖了一聲，有些後悔喝湯了。

曉曉累了一天，很快就睡著，因喝了不少水，半夜起了一次夜，迷迷糊糊躺在床上時，想到斷腿的裴修寒，一下就清醒了起來。

他行動不便，需要方便時該怎麼辦？

曉曉一時有些懊惱，竟才想起這事，連忙下床找出個小桶，原本想等天亮時再給他，誰料他屋內竟還燃著蠟燭，她乾脆敲了敲門。

裴修寒還未歇下，聽到敲門聲，狹長的眉微微挑了一下，「進來。」

曉曉拎著小桶走了進去，只見男人斜靠在床頭，正把玩著小瓷瓶，神色淡淡的，燭火下那張俊美的臉毫無瑕疵，似乎多看一眼就是對他的冒犯。

想到此行的目的，她臉頰有些熱，什麼也沒說，放下小桶就想逃走。

裴修寒瞧見小桶時就隱約猜到了什麼，他本有些尷尬，見小姑娘比他還要尷尬，他倒是自在了些，出聲喊住了曉曉，「小丫頭，家裡有木板和車輪嗎？」

他們非親非故，就算她心善，不嫌棄這些，他也沒法心安理得地讓她伺候，因此打算自己做個輪椅。

多餘的木板自然是沒有，曉曉想了想，將板車推了進來，「這個可以嗎？」

裴修寒瞧見板車，便支撐著身體要下床，怕他摔倒，曉曉連忙扶住了他的手臂。

他不喜旁人靠近，身體僵硬了一下，對上小姑娘澄清剔透的眼眸時，緊蹙的眉才舒展開來，「我自己來。」

曉曉沒鬆手，扶著他坐在了凳子上。

夜已經很深了，見他現在就想改造，她乾脆幫著他打雜。

他的手指修長白皙，宛如最上等的羊脂白玉，好看得不得了，曉曉莫名有些移不開目光，只覺得這雙手漂亮極了，不像她的掌心都是繭子。

若非不會改造，曉曉都想直接幫他做好，總覺得他這雙手不該做粗活。

然而他幹起活來卻很利索，一塊塊木板很快就被他拆了下來。

曉曉弄懂怎麼拆之後，也幫著去拆。

裴修寒趕了她一次，小姑娘卻沒聽，她看著乖巧，有時卻很固執，他遂沒再管她。拿錘子卸最後一塊木板時，曉曉不小心被木板上面的釘子扎了一下，疼得嘶了一聲。

裴修寒擰眉掃了一眼她的手指，這才發現她白嫩的掌心佈滿了薄繭，一看就是做慣了農活，指腹因被扎傷了，冒出顆血珠。

他再次開口趕人，「回去睡覺。」

曉曉本想說沒事，對上男人不容拒絕的目光時，下意識嚥回了嘴裡的話。

她乖乖回了屋，翻來覆去都沒能睡著，總覺得他半夜趕工是想方便，也不知他能不能成功。

她悄悄下了床，躡手躡腳地趴在窗前，細白的小手抓住了窗櫺，往裡偷偷瞄了瞄，想看看他做好沒。

男人耳力好，早在她下床時就聽到了聲音，見小丫頭趴在窗前探頭探腦的，他挑了下眉。

他剛掐過她，本以為她會怕他，誰料她竟又不怕死地湊了過來。以為她是好奇輪椅怎麼做的，他便沒再管她。

裴修寒手腳麻利，沒過多久就做好了輪椅，手臂一撐便穩穩當當地坐在了輪椅上。曉曉眼睛亮晶晶的，直到男人朝她的方向看了過來，她才意識到被抓包了，緊接著室內傳來了她清冷悅耳的聲音——

「還沒看夠？」

曉曉有些心虛，唔了一聲就跑掉了。

因夜色太黑，她跑得又太快，一下子絆倒，整個人趴在地上，疼得倒抽一口涼氣。裴修寒推著輪椅出了房屋。

曉曉慌忙爬起來，只覺得糗大了，小臉漲得通紅，她額頭很疼，輕輕嘶了一聲，臉頰也有些癢癢的，伸手抓了一下，指尖一片黏膩感，竟是血。

外面光線很暗，離近了裴修寒才發現小丫頭磕破了腦袋，她呆呆坐在地上的模樣莫名有些可憐巴巴的。

他本不是多管閒事的性子，見她這樣小，家裡連個成年人都沒有，耐著性子丟下一句，「進屋。」隨後就推著輪椅回了室內。

曉曉遲疑了一下，乖乖跟上去，布巾在他屋裡，她需要擦擦臉。

進屋後，她一手按著受傷的額頭，一手去擰水盆裡的帕子，擰乾帕子後胡亂擦了擦，布巾很大，不小心碰到了傷口，疼得她小臉都皺了起來。

裴修寒將人喊到了跟前，「過來。」

曉曉偷偷瞄了他一眼，踟躕著沒有動，因為覺得丟人，臉頰燒得厲害，小巧的耳朵都泛著淡淡的粉。

他首次發善心，這小丫頭竟一點也不乖，裴修寒不悅地蹙眉，沒耐心跟她耗，直接推著輪椅到了她跟前，伸手拿走她手裡的布巾。

剛下過雨，地上還有些泥，小姑娘白嫩的小臉上也蹭上了泥土。



裴修寒避開傷口胡亂給她擦了一下臉，將她臉上的血液擦掉後，他才掏出懷裡的小瓷瓶給她上了點藥。

兩人離得很近，近到曉曉甚至能感受到他溫熱的呼吸，她無端有些緊張，僵著身體站在原地，眼神也有些怔怔的。

記憶中，奶奶就曾這樣給她上過藥，不知為何，她心中酸澀得厲害，眼眶都紅了，明亮的眼眸裡泛起一層水霧。

以為她是疼的，裴修寒輕哂了一聲，覺得這小丫頭真嬌氣，下意識放輕了力道。

等他上完藥，曉曉才憋回眼淚，她覺得丟臉，悶悶丟下一句謝謝就飛快跑回屋。

上床後，她將張老太太的衣服抱到懷裡，只覺得丟人丟大了，自己都能絆倒，他肯定覺得她很蠢很蠢吧。

她歎口氣，半晌才睡著。

曉曉習慣早起，哪怕沒睡好，第二日依然早早就醒來，趁著肚子還不太餓，去了一趟木工的家裡，拿一兜蘑菇換了幾塊嶄新的木板，又在山腳下採了一些白首烏和川續斷。

曉曉時常跟張立一起採藥，認識這兩種藥材，前者能夠強筋骨、益精血，後者可以活血止痛，她沒錢買藥，就多採摘了一些，晾乾後就可以用了。

回去後，曉曉將木板交給裴修寒才去做飯。

等她端著飯過去時，發現他正在接骨，其中一條腿已經被木板固定住了。

裴修寒從頭到尾都沒哼一聲，唯有額前的汗和手背上鼓起的青筋顯示著他確實是在接骨。

曉曉下意識屏住了呼吸，直到要固定夾板時，她才連忙走過去，「我來吧。」

「不必。」他幾下就固定好了夾板，抬頭時，掃了一眼小姑娘的額頭，傷口不算太大，因上了藥，早就止住血，只是瞧著有些青紫。

他受過不少傷，這點傷在他眼中根本不算什麼，但想到小姑娘昨晚疼得冒了淚花，他將瓷瓶丟給她，「再擦擦。」

曉曉慌忙接住藥瓶，摺在床頭，昨晚她擦完藥額頭就不疼了，這藥膏一定很珍貴，

「你傷得更重，自己用吧，我已經沒事了。」

他懶得再管。

一起用餐時，裴修寒再次發現小丫頭碗裡只有清湯，僅有的一些稻米皆在他碗中，窩窩頭也給了他兩個，她只吃了半個不到。

他微微挑了下眉，因不愛管閒事，便也沒問，以為她就是吃得少。

誰料晚上她乾脆不吃了，只端給他一碗菜、兩個窩窩頭，第二日依然如此。

小孩子都愛挑食，時常不好好吃飯，他的侄子便是如此，裴修寒掃了一眼曉曉瘦小的模樣，有些不贊同。

晚上，曉曉將飯菜放下，打算離開時，裴修寒懶洋洋問道：「妳的呢？」

曉曉被他盯得有些緊張，結巴道：「我、我在廚房吃過啦，你快吃吧，不用管我。」她嘴上說著吃過了，聞著飯香，肚子卻不爭氣地咕嚕嚕叫了起來。

曉曉小臉不由一紅，一瞬間尷尬得想鑽到地縫裡去，「我、我是吃多了，胃不舒服，肚子才叫的。」

她解釋完就想逃走，卻被男人的目光釘在原地，一時間緊張得手都不知該放在何處。

整個家只有她自己，一個大人也沒有，想到她之前說沒有銀子，裴修寒捏著筷子的手緊了緊，這才意識到他的存在給她造成了負擔。

他蹙了蹙眉，「坐下，一起吃。」

他身處高位慣了，隨便一句話都像極了命令，曉曉莫名不敢忤逆他，乖乖在他身邊坐了下來。

見裴修寒分給她一個窩窩頭，曉曉埋頭啃著，小臉都快埋到了碗裡，她又羞又窘迫，對未來充滿擔憂，這麼吃下去，最多三日他們就沒有主食了。

曉曉有些食不下嚥，半天才啃了一小半，剩下的她想留到明天吃。

這般想著，她不由偷偷瞄了男人一眼。

裴修寒慢條斯理地吃著，簡單的動作都透著一股子矜貴感，餘光瞥到她的神情，他掃了她一眼，吩咐道：「吃完。」

曉曉眼中帶了點幽怨，卻敢怒不敢言，委屈巴巴地吃完了手裡的窩窩頭。

等她吃完，裴修寒才將拇指上的玉扳指丟給她。「拿去當掉。」

曉曉怔了一下，連忙擺手，「不用，家裡還有一些吃的，你不用擔心，我會想法子的。」

「讓妳收好就收好，囉嗦什麼？」

他一冷臉，曉曉就有些慫，不由住嘴了。

裴修寒這才淡淡道：「當完買點筆墨紙硯，再給我買身衣服，剩下的銀子買點肉。」

就算她有銀子，他也會讓她當掉扳指，扳指背面有特殊的紋路，僅有暗衛認得，扳指流入市場後，暗衛用不了多久就能尋到他，他行動不便，目前只能靠扳指往外傳遞消息。

曉曉瞄了一眼他的神色，乖乖應了下來。

## 第二章 忍不住對她好

吳老太太每日都會去啟源鎮上賣菜，曉曉便隨她一起去了鎮上。

她按裴修寒說的去當鋪，捧著十兩銀子出來時，她心臟跳得很快，整個人都有些暈乎。

她從來沒摸過這麼多銀子，出來時看每個人都像是搶匪，唯恐下一刻就冒出個人搶走她的銀子。

她十分謹慎，從當鋪出來後找了個地攤，開始賣起竹簍裡的菜，賣了一半她就收攤了。

買完東西後，她將東西藏在竹簍的底部，剩下的一半菜則壓在上面。

這一整日曉曉都膽戰心驚的，直到安全到家時，她才獻寶般將東西一一掏了出來，

眼眸亮晶晶的，「你這扳指也太值錢了吧，竟然當了十兩銀子！」

她哪裡知道這扳指一百兩都買不來，店家不過是看她小，什麼都不懂，才只給了十兩。

裴修寒怕她當多了會被壞人盯上，也沒交代什麼，見十兩銀子都令她興奮成這樣，他眼中閃過一絲古怪。

平日裡她總是乖乖的，話也不多，跟個小大人似的總是搶著幹活，直到今日才總算露出一點孩童應有的模樣。

將東西一一拿出來後，曉曉才將剩下的六兩多銀子遞給裴修寒。

裴修寒又推了回去，「妳收著，當伙食費。」

曉曉不敢收，腦袋搖得活像撥浪鼓，「拿這麼多銀子，我肯定睡不著，你收著吧。」

出息！裴修寒斜睨了她一眼，沒勉強。

晚上曉曉便把肉拿去紅燒，她好久沒吃到肉了，做飯時口水不由有些氾濫，硬是忍住了才沒有偷偷嘗一塊。

她做好後將紅燒肉端給了裴修寒，自己卻怎麼都不肯吃，被他冷著臉凶了一句「坐下」，她才乖乖聽話。

吃了一口，曉曉只覺得這碗紅燒肉是她廚藝的巔峰，她吃得滿足極了，腮幫子也鼓了起來。

裴修寒也難得多吃了一些，兩人將一碗肉全幹掉了。

怕被有心人盯上，他沒再讓她買肉，只讓她拿一些銅板換了些麵粉。

家裡多了個人對曉曉來說並沒有太大的變化，裴修寒的話很少，冷得猶如山巔上的萬丈寒冰，比自己還要寡言，她不太敢打擾他，沒事時她都去山上尋找吃的。雖然已經收養裴修寒七八日了，曉曉卻連他叫什麼都不知道，她倒是將自己的名字告訴了他，不過她從未聽他喊過。

將裴修寒撿回來的第九天，又開始下雨了，曉曉沒有出門，用完朝食就回了張立的茅草屋。

張立走了一年多，因此茅草屋許久沒修補過了，去年就有些漏水，現在越來越嚴重，漏水的地方多了好幾處。

雨越下越大，屋內的盆子和小桶都接滿了水，地上一片潮濕，曉曉再一盆盆往外倒水。

裴修寒原本在窗前寫信，曉曉端著水盆往外倒水的這一幕恰好被他收入眼底，他寫字的手停了一下。

暴雨下得很大，直到晚上才停。

雨停後，裴修寒推著輪椅去隔壁瞧了瞧，這才發現沒有鋪磚頭的室內一片泥濘，這個房間比他的住處還要小，除了一張床，只有一個木箱，連桌子都沒有，他都無法想像她之前是怎麼生活的。

床全濕了，曉曉正在擦拭木板，聽到輪椅轉動的聲音，扭頭瞧見他，清澈的眸底

閃過一絲驚訝。

裴修寒眼眸微動，只覺得這小丫頭慘到讓他不忍直視，半晌他才道：「別擦了，晚上去隔壁睡。」

曉曉眨了眨眼，有片刻的遲疑，想到木板床確實很難擦乾，家裡的褥子算不得厚，弄濕後還不如打地鋪，她乖乖點了點頭。

到了晚上睡覺時，曉曉先在地上鋪了一層麥稈，才鋪上褥子。

瞧見她的動作，裴修寒直接吩咐道：「去床上睡。」說完就推著輪椅出去了。

曉曉怔了一下，連忙追出去，果然見他去了隔壁。

面對屋內的一片泥濘，裴修寒蹙了下眉，邊推著輪椅進屋，邊對追出來的曉曉道：「睡妳的去。」

曉曉沒聽，扶住了他的輪椅又將他推回隔壁，對上男人冰冷的目光時她才有些慫，很小聲地解釋了幾句，「哥哥，你身上有傷，萬一夜裡再下雨，你又發熱怎麼辦？將你救回來的那晚，我就是打地鋪，再打一次也不要緊，我身體很好，不會生病的。」

小姑娘絮絮叨叨的，還是頭一次如此多話，哪怕她忤逆了他的意思，裴修寒竟也沒覺得反感。

不過她的側重點是不是有點偏了？他伸手彈了一下她的腦袋，嗤笑一聲，「不知道男女有別？」

曉曉被他問得愣了一下，臉頰後知後覺紅了起來，訥訥半天，沒說出個所以然，畢竟村裡沒那麼多講究。

裴修寒嗤笑一聲，又屈指敲了一下她的腦袋。他之所以離開是為了避嫌，她年齡雖小，可終究是個小姑娘。

他本就不在意世俗的看法，難得為人考慮，見小丫頭絲毫不介意，他也沒再多說什麼。

見她想將他扶到床上，他才又輕飄飄丟下一句，「睡妳的床。」

說完就推著輪椅走到了褥子前，撐著身體要坐到褥子上。

裴修寒的腿完全不能動，從輪椅往下時著實讓人心驚，曉曉心中一緊，連忙去扶他，勸道：「哥哥睡床吧。」

她聲音軟乎乎的，明明瞧著很乖巧，卻又很執拗，裴修寒還從未遇見過這麼傻的小姑娘。

對上她含著擔憂的明眸時，他說不出譏諷的話，半晌才道：「睡妳的。」

她拗不過他，只得乖乖上了床。

這一晚過後，曉曉一點都不怕裴修寒了，之前總覺得他冷著臉的模樣有些嚇人，如今卻覺得他是個面冷心熱的。

若是讓眾人知曉她對裴修寒的評價，一準會驚掉眼珠子。

第二天上午依然在下雨，雨勢雖比不上昨天，卻也不算小，曉曉便沒有出門。

她閒著無聊，尋了個棍子在地上胡亂寫著什麼，裴修寒則在打坐。

他受了重傷，調整內息對他身體有益，平日曉曉不在時他都在靜坐。

裴修寒睜開眼睛就看到小姑娘在地上安靜地亂畫著什麼。

小皇帝是他一手養大的，很不讓人省心，為了偷懶，整日偷奸耍滑，沒見到曉曉之前，他還以為天下的孩子都這麼不省心。

見曉曉抱個小木棍都能玩一兩個時辰，裴修寒有些意外，不由多看了一眼，這才發現她並非在亂畫，而是在寫字，一筆一劃，寫得認真極了。

「妳識字？」

曉曉乖乖點頭，有些羞赧，「認得不多，都是哥哥教我的。」

張立比曉曉年長三歲，張老太太不希望他當個睜眼瞎，就送他去學堂，曉曉跟著他學了不少，她很乖，他也願意教她，除了一些生僻字，她基本都認識。

裴修寒道：「不是買了紙墨筆硯？去桌上寫。」

曉曉連忙擺手，「不用的，我隨便寫寫就好了，沒必要浪費紙墨。」

裴修寒沉默，京城裡不少小孩有夫子教導著都不願學習，這小姑娘能耐得住性子練字，卻怕浪費紙。

饒是他心腸一向冷硬，這一刻竟也覺得這小丫頭懂事得令人心酸。

他耐心有限，拿手指叩了叩床板，「讓妳去就去。」

他一冷臉，小丫頭果然慫了，乖乖拿出了筆墨紙硯。

曉曉愛不釋手地將宣紙鋪展開來，家裡沒錢買太多紙，哥哥練字時都是寫在地上，她還是頭一次用這麼好的紙。

她眼眶酸酸的，忍不住扭頭看了裴修寒一眼，小聲道：「哥哥，你怎麼這麼好啊？」

裴修寒哂笑了一聲，沒理她，只覺得這小丫頭需要讓人教教，讓她用一張紙就是好？傻乎乎的。

他哪裡知道，在她心中，這些紙張是極其珍貴的存在。

曉曉寫了幾個字，又扭頭問他，「哥哥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」

「裴修寒。」他聲音一如既往地清冷，把真名直接告訴了她。

曉曉會寫這三個字，寫著寫著，她笑彎了眉眼，覺得這三個字跟他的氣質很相稱。

裴修寒出去時，路過書桌旁，這才發現小丫頭的字歪歪扭扭的，看著彆扭極了，他蹙眉，「筆拿來。」

曉曉眨了眨眼，乖乖將筆遞給他，還不知道她的字被人嫌棄了。

裴修寒提筆將她寫的這幾十個字重新寫了一遍，他的字龍飛鳳舞，力透紙背，有一種蓬勃大氣之感，怎麼看怎麼好看。

曉曉眼睛亮晶晶的，望著他的目光充滿了崇拜。

「先臨摹。」裴修寒丟下這句話，便轉動著輪椅出了房間。

曉曉趴在書桌上認真寫了起來，看一眼，寫一筆，一個字一個字的練習。

下午雨才停，曉曉又拎著水桶出去了，想試試能不能捉到魚。

她走後沒多久，茅草屋就多了一個黑衣男人，是裴修寒的暗衛首領時羽，他是循著玉扳指找到這裡的。

裴修寒的情報網遍佈整個大周，時羽前兩日就查到了他的消息，也察覺到內部出了叛徒，得到消息後沒走漏風聲，親自來了山西。

瞧見裴修寒坐在輪椅上，時羽眼睛都紅了，掀開衣袍就跪了下來，「是屬下護衛不利，請主子責罰。」

裴修寒這次來啟源鎮是有事要辦，過來時只帶了兩個暗衛，知道他行蹤的人不超過十個，誰料卻遇到了刺客。

兩人密談了小半個時辰，裴修寒並未隨他離開。

除了暗衛，知道裴修寒行蹤的親兵一共有六個，這六人中有嫌疑的共有四個，他們平日皆忠心耿耿，他沒法確定是誰背叛了他，打算引蛇出洞，如今他行動不便，是對方再次行動的最好時機。

對方派出的刺客雖然全軍覆沒了，他卻是在山西境地出的事，見他遲遲不回京城，對方必然會在山西繼續搜尋他。

只要沉得住氣，魚兒早晚會上鉤。

曉曉此時還在溪邊，她今天運氣很好，真讓她捉到一條魚，魚兒很長，足有兩三斤重，將魚放到桶裡時，她笑彎了唇。

想到晚上可以喝到鮮美的魚湯，她忍不住吞了吞口水，見天色尚早，繼續在河邊忙碌。

接下來一個時辰就沒那麼好運了，她沒能再捉到別的魚兒，儘管如此，她也很滿足，一直等到太陽快下山時才往家裡走。

曉曉有意避開村裡的孩子，最近幾日都沒遇到他們，拎著小桶往回走時，她卻遇到幾個成年人。

瞧見他們往這個方向走來時，她腳步停頓了一下，村裡欺負她的都是孩子，成年人倒是不曾搶過她的東西，她便沒有避開。

離得近了，她才發現這四人只有一個是熟面孔，正是吳老太太的兒子吳兵，他一向不務正業，整日吊兒郎當的沒個正形，吳老太太為他操碎了一顆心。

不過曉曉並不怕他，她小的時候吳兵給過她一顆糖果，她至今還記得糖果在嘴裡甜滋滋的滋味。

最近兩年他們見到的次數並不多，他總往鎮上跑，時常不回家，吳老太太每次去鎮上賣菜時都會去賭坊尋找他，唯恐他也變成賭徒。

他身邊的這三個年輕人跟他年齡差不多大，都吊兒郎當的，有一個還在抽旱煙。察覺到其中一人盯著她不放後，曉曉心中緊了緊，連忙垂下腦袋，沒敢抬頭，也沒跟吳兵打招呼，然而對方已經瞧見了她的相貌。

曉曉皮膚很白，饒是常年在外跑，也沒曬黑多少，一雙眼睛水靈靈的，小模樣十分標緻，哪怕年齡尚小也能瞧出傾城之姿來。

他色迷迷地看了曉曉幾眼，走近時開口問道：「小丫頭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曉曉心中咯噔了一下，沒理他。

他偏頭問吳兵，「這小丫頭是你們村的？可以啊，你們村還真是臥虎藏龍，這麼小都如此漂亮，長大了還得了，這小丫頭是誰家小孩？」

他的目光很是令人噁心，曉曉有種被毒蛇盯上的感覺，緊張得連他的話都沒聽清，拔腿就往家裡跑。

吳兵不耐煩地瞥了這男人一眼，這人是他剛認識的，叫彭武，他不僅愛賭還好色，時常逛窯子。

見彭武連個小姑娘都不放過，他心中有些鄙夷，「你管誰家小孩？反正不是你家的。」

眼看他臉色難看，彭武沒再追問，一雙眼睛卻可勁兒盯著曉曉的身影。

曉曉莫名覺得害怕，慌不擇路的跑，跑到一半魚兒還跳了出來，她停下來連忙去捉魚，嚇得小臉蒼白，小模樣格外惹人憐愛。

彭武沒忍住，吹了一聲響亮的口哨，笑嘻嘻喊道：「跑啥跑，老子還能吃了妳不成？」

「走了！」吳兵不快地拉了拉他。

彭武卻沒動，一雙三角眼依然盯著曉曉的背影。

曉曉被他盯得心中發緊，撿起魚後繼續往回跑。

彭武心中有些遺憾，若是再大些，跑動起來，這小腰、小屁股肯定扭得很好看。直到跑到家門口，曉曉怦怦亂跳的心才稍微平復下來。

她跟哥哥去鎮上時也曾遇到過這樣的人，哥哥賣藥草時，那人醉醺醺朝她走了過來，不僅摸她的臉，還想將她往懷裡摟，她被嚇壞了，最後是哥哥打跑了那人，並特意叮囑她，遇見這種人，有多遠跑多遠。

從那次起，她就甚少往鎮上跑了，奶奶走後，她每次想賣藥草時都是低價賣給村裡的人，直到上次為了給裴修寒買東西，她才又去了鎮上一趟。

好在上次沒碰到壞人，誰料今日竟在村子裡遇到了這種人，他的目光與上次那個壞人的如出一轍。

回到家，瞧見裴修寒的身影後，曉曉才覺得安心了些。

裴修寒掃了她一眼，斜飛入鬢的眉微微挑起來，神情透著一絲慵懶，「褲腿怎麼濕了？」

曉曉跑回來時，小桶裡的水全灑了出來，不僅右腿的褲腿濕掉了，她的鞋子也濕了。

剛剛沒察覺出來，如今被他點出來後，她才覺得小腳濕答答的，很不舒服。

曉曉摸了摸鼻尖，沒提壞人的事，只是不好意思道：「我跑太快啦。」她獻寶般舉起了小桶裡的魚兒給他看了看，語氣又歡快起來，「哥哥，我抓到魚了，今晚給你熬魚湯。」

裴修寒掃了一眼她濕答答的褲腿，淡淡道：「先去換衣服。」

曉曉吐了吐舌，放下小桶，乖乖換衣服去了。

她剛進去沒多久，室內突然傳來「砰」的一聲，隨即是一聲驚呼。

裴修寒握著輪椅的手微微一緊，下一刻就推著輪椅進了室內。

曉曉的鞋底濕了，室內又有些泥，她走到衣櫃前，腳底打滑，一時沒站穩，腦袋磕在了衣櫃上，隨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裴修寒進來時小丫頭正呆呆坐在地上，白嫩的小臉帶著一絲錯愕，瞧著十分懵然，額頭上淤青好不容易散去的地方又撞了一下。

見裴修寒進來了，她小臉一紅，連忙手腳並用地從地上爬了起來，「我、我沒事。」

曉曉小臉通紅，都不敢看他了，神情也有些沮喪，只覺得自己真是笨手笨腳的，怪不得哥哥以前在時總喜歡敲著她的小腦袋，說她呆。

裴修寒嘖了一聲，也覺得這小丫頭有些呆呆的，見她窘迫成這樣，他也懶得再落井下石，推著輪椅出去了。

曉曉換完衣服就去做晚飯，自打家裡有了麵粉後，她每日都能填飽肚子，心中對裴修寒充滿感激，如今好不容易抓一條魚，她便想好好給他補補身體。

原本還想吃兩頓，想到他最近幾日沒用過葷腥，她乾脆把魚全都拿去熬湯了。

為了去腥味，她特意加了一些白酒，又往鍋裡倒了蔥薑蒜，沒熬多久，鮮美的味道就飄了出來，直到將魚湯熬成奶白色，她才熄滅柴火。

曉曉陶醉地嗅了一下，已經將剛剛的恐慌徹底忘記，怕只吃魚肉裴修寒會覺得膩，她還特意涼拌了一個黃瓜。

黃瓜是自己種的，個頭很大，摘下直接吃就十分可口，她摘了兩根就拌了一整盤。

曉曉將飯菜端上桌後，招呼著裴修寒過來用晚膳。

見她碗裡全是清湯，自己碗裡則盛滿了魚肉，裴修寒挑了下眉，有些不快，拿筷子夾了一塊魚肉往曉曉碗裡丟。

他裴修寒就是再慘，也不至於搶一個小丫頭的食物。

曉曉捂住了碗口，抱著自己的碗往後躲：「我嫌魚肉腥，不吃魚肉，哥哥快吃。」

裴修寒掀開眼皮掃了她一眼，冷聲道：「那就倒掉，我也嫌腥。」說著直接將碗端了起來。

曉曉怔了一下，連忙阻止，「我特意放了白酒，不腥的，哥哥不許倒掉。」

對上裴修寒似笑非笑的目光時，她臉頰一熱，這才意識到他是故意的。

裴修寒拿筷子敲了敲她的手，曉曉訕訕挪開手後，他將魚肉夾給了她，冷聲教訓了一句，「別總這麼傻乎乎的。」

曉曉神情有些委屈，她哪裡傻了？因為識字很快，哥哥時常說她聰明，她才不傻。

她悶悶垂下腦袋，吃了一口鮮美的魚肉，又想起自家奶奶和哥哥。

哥哥比她厲害多了，時不時就能抓到魚，他也像裴哥哥一樣，會把自己碗裡的魚肉夾給她。

一頓飯曉曉吃得五味雜陳，心中漲得滿滿的，她偷偷瞄了一眼裴修寒的腿，想到等他腿好後就會離開，心中有些空落落的。

也不知她哥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。

### 第三章 黑衣人的追殺

七月二十九是張立的生辰，曉曉用完朝食就背著竹簍上山了。

以前她和哥哥過生日時，奶奶都會給他們煮雞蛋吃，如今哥哥雖然不在家，她也



想給他慶祝一下。

家裡沒有雞蛋，曉曉想上山碰碰運氣，如果能摸到鳥蛋，給哥哥煮鳥蛋也是一樣的，沒有鳥蛋的話她就只能拿蘑菇換雞蛋了。

今日她運氣挺好的，雖然沒摸到鳥蛋，卻尋到好幾株藥草。

因為還要回去給裴修寒做飯，尋到藥草後曉曉就下了山，拿著藥草去了張彪家裡。張彪在鎮上的藥房裡當學徒，願意收她的藥草，只不過價格不算高。

曉曉過來時，張彪已經去了鎮上，是他母親幫著收的藥草，找出十個銅板遞給了她。

她取出九個銅板，換了三顆雞蛋，心滿意足地回了家。

曉曉原本只想煮兩個，張立和裴修寒各一個，想到她要是不吃，裴修寒說不準也不會吃，她便將三個雞蛋全煮了。

用餐時，裴修寒發現桌上多了一雙碗筷，每個碗旁都有個雞蛋，飯菜也難得豐盛，不僅炒了兩個菜，還蒸了白米飯。

察覺到他疑惑的目光，曉曉彎了彎唇，笑道：「今天是我哥哥的生辰，我給他慶慶生，他最喜歡米飯啦。」

這米飯是張老太太在時買的，她一直捨不得吃，留到現在，沒承想張立竟還是沒有回來。

瞧到小丫頭暗淡下來的雙眸，裴修寒靜默了片刻，他不會安慰人，乾脆轉移一下她的注意力，「妳哥哥多大了？」這是他頭一次主動詢問她的事。

提起哥哥，曉曉這才又打起精神，說著說著眼睛都亮了起來，「哥哥今年十五啦，他可厲害了，讀書厲害，打獵也厲害。」

裴修寒記得她曾說過她哥去年就去了戰場，聞言眉頭緊皺了起來，「他十四歲就上了戰場？」

按年齡根本用不著他去，他記得父皇特意下過命令，徵兵時男子的年齡必須在十八歲以上。

戰場無疑是個很殘酷的地方，許多少年衝動之下就想參戰，卻不知去了後，說九死一生都不為過。

前朝男子十六就可上戰場，父皇特意改成十八歲，就是不希望少年郎太早面對生死。

裴修寒問完，才發現小姑娘情緒不太對。

曉曉垂下了腦袋，唇邊的笑不自覺斂了起來，眼眶中含了一層水霧，她吸了吸鼻子，帶著哭腔說了一句，「都怪我。」

當時剛過完年，天氣尚冷，曉曉被村裡的孩子推到了小溪裡，染了風寒，一直高燒不退，尋常的降溫方法根本沒用。

為了給她治病，家裡所有的銀子都花光了，她依然沒有好轉，張立和張老太太只能一家家去借錢。

當時恰趕上徵兵，每家必須出一個成年男子，張明他們家捨不得讓寶貝兒子去參軍，就說如果張立願意頂替張明參戰，曉曉治病的錢他們願意出。

張立就這麼瞞著曉曉去了戰場，他個頭挺高，因常年往山上跑，壯得跟小牛犢似的，還真沒被上頭的人發現，直到他走後的第三日，曉曉才得知這個消息。她磕磕絆絆解釋了一下，濃密捲翹的眼睫已經被淚水沾濕了，聲音也帶著哽咽。裴修寒還是頭一次見到小姑娘這麼傷心，他摸了摸她的小腦袋，低聲道：「他定會平安歸來。」

曉曉重重點了點頭。

她沒有難過太久，想著哥哥最不喜歡她哭鼻子，今日又是哥哥的生辰，勉強扯出個笑，對裴修寒道：「哥哥快吃飯吧。」

他略微頷首，沒再多說什麼。

當天晚上，裴修寒就從時羽那兒收到一個不太好的消息。

鎮北侯父子三人兵分三路襲擊大晉，大周雖取得了短暫的勝利，鎮北侯世子卻戰死沙場，他麾下的一萬士兵中死了八千多人，僅有一千多存活下來。

好在京城沒出事端，裴修寒問了一下小皇帝裴景的近況，想到曉曉的哥哥，他道：

「你讓人查一下張家村的人什麼情況，死亡名單上可有村裡的人。」

時羽雖然詫異他為何會在乎張家村的人，卻沒有過問，他一向忠心，對裴修寒的命令總能一絲不苟地完成，直接領命退了下去。

兩日後，裴修寒就得到了張家村的消息，他們村的人竟全部被分到了鎮北侯世子麾下，張立存活的機率僅有兩成。

裴修寒並沒有將這個消息告訴曉曉，想到小丫頭滿心盼著哥哥歸來，他不由輕歎了一聲。

時間過得飛快，眨眼又是幾日，天氣逐漸沒那麼曬了，曉曉有時會出去捉魚，有時會上山採摘蘑菇和藥草，但大多時間都窩在裴修寒那兒練字。

小姑娘乖得不可思議，裴修寒並不排斥她的存在，不知不覺竟也習慣了一抬眼就能瞧見她的生活。

曉曉有時會跟裴修寒說一些奶奶和哥哥的事，時羽隱在暗處聽到過好幾次，他本以為自家主子會很不耐煩，誰料主子卻出奇的平靜，偶爾竟還會附和地問上一兩句，每每聽到主子開口詢問時，他都能驚掉眼珠子。

他在自家主子身邊跟了多年，還從未瞧見主子如此有耐心的模樣。

裴修寒確實耐心有限，是想到曉曉唯一的親人興許已經不在了，他才對這小丫頭多了點耐心。

他識人無數，見慣了人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私慾，就連自己手上都染滿了鮮血，這小丫頭卻一片赤誠，一顆心柔軟極了，他總覺得她不該這麼慘。

而裴修寒在張家村裡潛伏的這數十天倒也沒有白費，見他在山西境地失蹤後，背叛他的親兵果然沒有沉住氣。

時羽已經查到有人在悄悄摸尋人了，最近已經搜到了張家村所在的縣城，等搜完鎮上，最多三四日就能搜到張家村。

為免打草驚蛇，時羽沒有現身，只是派人埋伏在張家村，打算等這些人對主子動手時抓個人贓俱獲。

曉曉並不知道距離裴修寒離開的日子，在逐漸接近。

這一日，她跟往常一樣上了山，將尋到的東西卸到灶房後，她又出了門。

今日天氣並不好，一上午都是陰天，此刻烏雲連成一大片，天氣黑沉沉的，眼瞅著又要下雨，她打算趁大雨來臨前，多撿點柴火。

曉曉撿到一半有些累了，坐在樹下休息片刻。

這時恰好有兩個人從山腳下經過，前往的方向正是張家村。

曉曉最近每次出門都會想起前些天遇到的那個壞人，因此格外小心，但凡聽到腳步聲，不管對方是誰，她都會躲起來。

她趴在樹後偷偷瞄了一眼，來的是兩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，她認得其中一個，是隔壁朱家村的朱堂，他的姊姊嫁到了張家村，因他在衙門當值，他姊姊在村裡好不威風，許多人都喜歡巴結。

恰好這時旁邊的年輕男子開了口，「真是作孽，竟打了場敗仗，近一萬士兵就這麼沒了，你姊夫真夠倒楣的，偏偏也在這支隊伍裡。」

「不只我姊夫，整個張家村的男子據說都在這個隊伍裡。罷了，一會兒我先去我姊家瞧瞧，你嘴巴嚴點，先別透漏消息。」

曉曉聞言只覺手腳冰涼，一時腦袋嗡嗡作響，反應過來後她已經從樹後衝了出來，小手緊緊攥住了朱堂的衣袖，「你說的是真的？張家村的人真打了敗仗？人真的沒了？」

她像個小炮仗突然跌跌撞撞衝了出來，朱堂嚇了一跳，見小姑娘硬是忍著眼中的淚，他便猜到她的家人也上了戰場。

他心中有些不是滋味，一時竟不忍瞧見她傷心欲絕的模樣，不由別開了腦袋。

他這個模樣便等於默認了，曉曉踉蹌著後退幾步，根本不敢相信。

不，都是假的，消息肯定是假的，哥哥不會有事！

她跑開時，豆大的淚珠順著她的臉頰一顆顆砸了下來。

暮色四合，醞釀了一日的雨總算下了起來，雨下得很大，伴隨著轟隆隆的雷聲，劈里啪啦往下砸，沒一會兒地面就濕了。

天也逐漸黑了，閃電劃過天際時，照映出樹影婆娑的模樣，雷雨、雨聲、樹葉的嘩嘩作響聲此起彼伏地響著，遠處時不時還傳來一聲狗吠，附近的深山老林顯得異常恐怖。

大雨下起來時，裴修寒就蹙了一下眉，放在平時小丫頭早回來做飯了，今日她卻遲遲沒有歸來。

他又等了片刻，見曉曉還沒有歸來，他神情嚴肅了起來，轉動輪椅，戴上斗笠後

就出了門。

他出來沒多久，時羽就現身，讓手下去尋人，又道：「主子，您行動不便，回屋等吧。」

裴修寒沒有回去，小丫頭一向乖巧，若非出了什麼事，她不可能到現在還不回家。等裴修寒尋到曉曉時，已經是半個時辰後。

她怔怔地坐在一棵歪脖子樹下，抱著雙膝呆呆望著地面，瓢潑似的大雨不僅打濕了她的衣服，她紮成兩個小髻髻的頭髮也徹底亂了。

她眼睛通紅，平日裡總是明亮有神的大眼徹底失去了神采，一雙眼睛空洞洞的，像是失去了靈魂。

「曉曉。」裴修寒推著輪椅朝她走近了些。

他頭一次喊她的名字，小丫頭卻沒有回應。

這棵歪脖子樹是張立發現的，不遠處還有個小山洞，因為離村子有些遠，又地處偏僻，旁人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個地方。

這是曉曉和張立的祕密寶地，小時候村裡的孩子不跟他們玩，他都是帶她來這玩耍，這裡承載了兩人許多歡樂的記憶。

過往的一幕幕閃現在曉曉眼前，哥哥會給她摘棗子，會帶她去旁邊的小溪裡捉魚，還在這裡給她做了一個秋千。

她高烧不退時，哥哥紅著眼睛告訴她，等他賺到銀子就帶她和奶奶離開這裡，去鎮上過好日子。

他分明答應了的，她每一天都在盼著哥哥歸來，如今奶奶走了，難道哥哥也要丟下她嗎？

曉曉不願意相信，也不敢相信。

她固執地坐在歪脖子樹下要等哥哥回來，裴修寒喊她，她也沒反應，他將她從地上拽起來時，她依然沒有反應。

雨水打濕了她的長睫，她的眼淚幾乎已經流乾了，整個人呆呆的，像極了京城店鋪裡賣的瓷娃娃，精緻、脆弱、沒有靈魂。

小丫頭渾身都濕漉漉的，像是泡在水裡，裴修寒沒時間跟她耗，也怕她生病，他直接將她打橫抱了起來，摺在他腿上。

曉曉濕漉漉的眼睫顫了顫，劇烈掙扎起來，恍若一頭被捕的小獸，固執地要逃到歪脖子樹下。

裴修寒忍了又忍才沒砍暈她。「妳冷靜些。」

由於兩人靠得很近，他冰冷的聲音直接響在耳旁，曉曉被震了一下，怔怔看過來，這才發現裴修寒竟然冒雨出來。

看到他，她的淚水又毫無預兆地流了下來，緊緊揪住他的衣襟，哭得幾乎喘不過氣，「哥哥，我哥哥他、他……」

她哽咽地說不出話，傷心欲絕的模樣令裴修寒有些動容，他失去過雙親，也失去了兄長，很能理解小丫頭的心情，笨拙地摸了一下她濕漉漉的腦袋，低聲道：「想哭就哭。」

這句話讓曉曉竭力壓制的情緒徹底爆發了，她撲到他懷裡，哭得難以自控。雨聲劈里啪啦往下墜，遮住了她的狼狽，她哭得嗓子都啞了，喉嚨深處時不時發出一陣聲音，像極了小獸的嘶吼。

裴修寒笨拙地將小丫頭瘦小的身體攬到懷裡，拿斗笠遮住她的腦袋。時羽從黑暗中走了出來，他沒有說話，直接推起輪椅往曉曉家走去。曉曉哭得暈厥過去，後半夜便起了熱，好在時羽備了各種藥丸，裴修寒餵她吃了一顆。

縱使如此，她還是病了兩日，期間一直在昏睡，儘管意識不清醒，她也一直在流淚。

小丫頭似有掉不完的眼淚，有時會喊哥哥，有時則喊奶奶，瘦小的身體蜷縮成一團，瞧著可憐極了。

一直到第三天，曉曉才恢復意識，醒來後也不說話，眼淚順著白嫩的臉頰一直往下淌，不一會兒枕頭又被打濕了，裴修寒讓她起來吃飯，她也不聽，一副拒絕與外界交流的模樣。

他拿起一塊濕布巾，擰了擰水，這才開口道：「一萬大軍，共戰死八千一百三十九人，還剩一千八百多人，妳哥哥未必沒有生還的機會。」

曉曉濕漉漉的眼睫顫了顫，望向他，眼中終於多了一抹神采。

裴修寒將布巾遞給了她，「士兵戰死後會出來戰死名單，如今名單還沒到，怎麼能斷定出事的人裡就有妳哥哥？別妳哥哥還沒回來，妳先倒下，起來吃點東西。」

之前聽那兩人說完，曉曉以為村裡的人全死了，聽到裴修寒的話，心中才升起一絲希望，她本就不信哥哥會輕易出事。

曉曉總算從床上爬起來，她沒敢問他怎麼知道這些消息，唯恐問了，他說是騙她的。

她太過傷心，之前根本沒留意到一身黑衣的時羽，只記得自己在裴修寒懷裡哭了好久，怎麼回來的都不記得了。

桌子上的飯菜是時羽做的，他不擅長廚藝，兩個菜一個炒得有些糊，一個則很鹹，曉曉沒有胃口，只勉強吃了幾口，見裴修寒也有些食不下嚥，她才有些愧疚。她以為這些飯是裴修寒做的，雨那麼大，他行動不便，還去找她，如今又做起飯，不禁有些自責，勉強打起精神，去灶房刷完鍋子才去里正家，想去打聽一下里正有沒有收到有關戰爭的消息。

里正家坐落在村子的東頭，從曉曉家過來時勢必要穿過十幾戶人家。

這時正值飯點，村裡的人吃飯時都喜歡端著碗筷出來吃，離得近的人家還喜歡坐在一起嘮嗑，大家正說著八卦時就瞧見了曉曉的身影。

眾人頓時安靜下來，都下意識看向曉曉，小丫頭眼睛紅通通的，還有些腫，顯然哭過，也不知發生了何事。

張老太太死後，不少人都有些同情曉曉，她打小就乖巧，七八歲大時就幫著張老太太割豬草、撿柴火，再懂事不過，生得也漂亮，瞧著文文靜靜的，跟家裡的泥猴子完全不一樣。

村裡不少老人都挺喜歡她的，甚至有人暗暗可惜不是自個兒撿到了她。她吃得少，還會幫著幹農活，當個童養媳養著，一點都不吃虧。

張老太太出事後，張小山的奶奶就生出過讓大兒媳收養曉曉的念頭，還讓她去找過曉曉，當然收養是有條件的，曉曉必須跟張立劃清界線，等他打仗歸來，曉曉不許再認他，等她十五歲時就得嫁給張小山。

曉曉拒絕了。

此時張小山的奶奶瞧見曉曉後，便意味不明地哼了一聲，只覺得這丫頭不識好歹。曉曉低垂著眼睫快步走著自己的路，沒理她，也權當沒瞧見大家好奇的目光，餘光掃到吳老太太也在時，才打了聲招呼。

對方心善，不止幫過她一次，她很感激對方。

吳老太太笑呵呵應了一聲。

曉曉的背影消失後，張小山的娘親才道：「這小丫頭生得還真漂亮，可惜了。」她後面的話沒有細說，大家卻也都明白，她們一直以為張老太太之所以養了曉曉這麼多年，是為了讓曉曉給張立當童養媳，哪裡知道她從頭到尾都沒這個意思。與此同時，啟源鎮中有一個人也正跟人念叨著曉曉，說小丫頭這相貌完全不像村裡人，若是賣到青樓，長大了一準能當花魁。

這人正是彭武，自打在張家村見過曉曉一面後，他就惦記上這小丫頭，一想到她那張精緻的小臉，心中就癢癢的，也不知這小丫頭長大後該多迷人。

這幾日他一直在鎮上，沒功夫去張家村，特意先讓人打聽一下曉曉的事，得知她家裡僅有她一個人後，他就生了壞心思。

曉曉到了里正家，他家門口有一湖泊，地理位置很好，夏季的時候很多人喜歡來這裡捉魚，她只遠遠望見過，當時還很羨慕許多孩子可以一起玩。

里正恰好不在家，曉曉便沒有問到有關戰爭的事，不過她隱約猜到了里正並不知道這事，他若知道些什麼，村裡的氛圍肯定不會這麼祥和，之前那兩人估計什麼都沒說。

張瑛見是曉曉來找她爺爺，從房間裡跑了出來，沒好氣道：「我家是妳能來的嗎？趕緊給我滾！」

她不喜歡曉曉，其實跟張立有關，她只比他小一歲，雖然也怕他的六根手指，卻依然對他有好感，他生得高大，濃眉大眼的，還會打獵，若非左手生就六指，只怕許多小姑娘都喜歡他。

張瑛對他有意，曾向他示過好，他卻理都不理，只警告她，讓她少欺負曉曉，她自然不高興。

她愛欺負曉曉，其實是信了村裡的傳言，以為曉曉是張立的童養媳，她不敢將她的小心思告訴旁人，只敢說曉曉晦氣，每次瞧見曉曉都沒好臉色。

曉曉抿了抿唇，默不作聲離開，剛從里正家走出來就瞧見湖泊對面多了二十幾個黑衣人。

對面僅有五戶人家，門口都有黑衣人，他們手持彎刀，刀刃在日光的照耀下十分駭人。

他們闖進這些人家後就一通搜查，像是在找什麼人。

想到裴修寒不讓她透漏他的行蹤，曉曉心跳猛地加快，飛快跑回家。

黑衣人尚未來到湖泊這邊，曉曉年齡又小，沒人關注她，他們搜完這五戶人家，就繞過湖泊來到了里正這兒。

張瑛也注意到了他們，嚇得臉都白了。

另一邊，曉曉從未跑過這麼快，其實她身體還有些虛弱，跑動起來時只覺得身體酸軟得厲害，可她顧不得這些。

才剛跑到家門口，她就瞧見了裴修寒，見他竟推著輪椅出來，她心臟都要停止跳動了。

裴修寒已經聽時羽彙報的消息，得知黑衣人到來後他才出來。雖然派了人保護曉曉，他還是有些不放心，怕那些人誤傷到這小丫頭。

曉曉推起裴修寒就往外跑，跑了兩步又停下腳步，風一般地跑進房內。

裴修寒擰了下眉，下一刻就見小姑娘又跑了出來，她將他放在床頭的銀子全拿上了，連解釋都來不及，再次推著他往西邊跑。

他隱約猜到了什麼，「停下。」

曉曉心臟怦怦亂跳，緊張得腦袋嗡嗡作響，腦海裡只有一個念頭，絕不能讓裴哥哥被壞人抓到。

他腹部的傷至今沒有痊癒，若是被那些黑衣人抓到，她根本不敢往下想。

曉曉跑得飛快，聽到裴修寒的話，才氣喘吁吁地解釋了一句，「哥哥，我們必須先離開。」

隱在暗處的時羽，只能眼睜睜看著這小丫頭推著自家主子離開了村莊……

曉曉跑得很快，都不敢回頭看一眼，唯恐黑衣人已經追上他們。

她越來越累，呼吸也越來越沉重，卻始終不曾放緩過步伐。

小路顛簸，哪怕在輪椅裡坐著也沒那麼舒坦，裴修寒再次開口道：「別跑了，不會有事，哥哥有幫手。」

曉曉沒信，他行動不便，這些天始終窩在家裡，根本沒法聯繫外界，就算以前有很多幫手，現在身邊也僅剩下一個她，她以為他是不想拖累她。

這種時候，她又怎能拋下他！

曉曉沒敢走大道，怕萬一還有旁的黑衣人，專門撿小路走，直到跑不動了，她才彎腰喘息了一下。

裴修寒這才轉動一下輪椅，望向面前的小丫頭。

曉曉額前滿是汗，眼睛還有些腫，因運動量過大，小臉漲得紅通通的。

這個模樣本該令人覺得狼狽，裴修寒瞧在眼中，卻只覺得這小丫頭傻得可愛。

與此同時，黑衣人已經將村裡的人全部抓了起來，一一詢問他們有沒有見過生面孔。

大家都害怕極了，連忙搖頭否認。

黑衣人已經搜到了曉曉的住處，在書案上尋到了裴修寒的字跡。  
領頭的黑衣人名為程冥，他認得裴修寒的字跡，瞧見時精神不由一震。  
他的人一直在祕密搜尋裴修寒的下落，由於忻州面積不算小，怕驚動官府的人，他只派了二十幾人搜查，直到前些時日，一個村民偶然發現了他手下的屍體，他才確定裴修寒在啟源鎮附近。  
啟源鎮有不少村莊，一村村搜查又費了好幾日時間，怕走漏風聲，他們始終繃緊神經，每一個村子甚至只派三個人。  
張家村地處偏僻，是最後一個村莊，他這才將所有人都聚集過來，瞧見裴修寒的字跡後，他便清楚肯定找對了。  
他在院子裡查看了一眼，果然瞧見了輪椅留下的痕跡，他一直懷疑裴修寒受了重傷，不然以他的身手，不可能躲起來，若是傷了腿行動不便，一切就說得通了。  
村莊裡都是土路，車輪留下的痕跡一路向西行去，程冥帶人循著痕跡追了上去。

曉曉僅僅多喘了幾口氣，呼吸沒那麼困難後，就想推著裴修寒繼續往前跑。  
他眼疾手快地按住她的肩膀，衝她搖了搖頭，「別跑了，妳需要休息。」  
曉曉都快急死了，都這個關頭，還休息什麼，尤其這個時候，她竟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。  
程冥等人皆是練家子，腳程自然非曉曉能比的，她辛苦跑了這麼久，依然被他們輕鬆追上了。  
曉曉腦袋嗡地一下炸開了，根本不明白他們怎麼知道要往這個方向追。  
電閃雷鳴間，她掃見了輪椅留下的車痕，嚇得心跳都要停止了。  
裴修寒本以為聽到腳步聲，小丫頭會怕得躲到他身後，下一刻，他就被曉曉的舉動鎮住了——她竟然一把將他從輪椅上扶了下來。  
小丫頭繃著小臉，一邊用瘦小的身體支撐著他，一邊伸腳踹開輪椅，輪椅順著山坡滾了下去。  
她動作太快，小小的身體爆發出了無窮的力量，裴修寒眸色微動，一時沒能反應過來，隱藏在暗處的時羽等人也快要驚掉了下巴。  
下一刻，就見曉曉小心圈住裴修寒的身體，一下將人背了起來。  
她不打算往西跑了，準備改道鑽進一旁的樹林裡。  
她的個頭只到裴修寒胸口，比他足足矮了快兩顆頭，背起他時其實沒那麼輕鬆，她卻顧不了那麼多，咬牙往樹林裡跑。  
裴修寒反應過來後，眼眸幽深了許多，伸手揪了一下曉曉腦袋上的小辮辮，扶住了她的肩膀，雙腳落了地。  
他的腿雖接好了骨頭，卻沒有養好，雙腳著地時，疼痛感伴隨而來，可他僅是擰了一下眉。  
見他擅自下來，曉曉急得眼睛都紅了，連忙用身體撐住他，小手圈住他的腰。  
以為他自尊心太強，不肯讓她背，她急得跺了跺腳。



不等她說什麼，那群黑衣人追了上來。

曉曉急得眼睛都紅了，甚至想將裴修寒扛起來，可惜她沒能扛動。

程冥足尖一點就擋在了他們身前。

瞧見他手中的彎刀後，曉曉腿軟得厲害，牙齒不受控制地直打顫。

她竭力保持著冷靜，小手緊緊摟住裴修寒，身體往前動了動，擋在他跟前，睜大眼睛用水潤的眼眸掃了一圈黑衣人，顫聲道：「你、你們有本事衝我來，欺負一個負傷之人算什麼英雄！」

黑衣人們根本沒有理她。

唯有裴修寒垂眸掃了一眼這小丫頭，父皇和母后走得早，為了幫兄長穩固皇位，他手上染滿了鮮血，多的是怕他懼他的人，還是頭一次有人如此不怕死的護著他。他們明明才認識一個多月，她明明怕得渾身都在顫抖，卻依然死死護著他。

裴修寒眼眸深沉，一向冷硬的心有了融化的趨勢。

程冥冷笑道：「裴修寒，真沒想到你也有今日，竟淪落到讓一個小姑娘保護。」

裴修寒眼皮都沒掀一下，根本沒將他放在眼底，依然垂眸盯著曉曉，不明白這世上怎麼有這麼傻的小丫頭。

他修長的手指微微抬起，不緊不慢地扯開了曉曉頭上的小髻髻，少女一頭烏髮順著他的動作如瀑布般垂落下來，越發襯得她肌膚如玉。

曉曉有些懵。

裴修寒拿她捆頭髮的髮帶綁住了她的眼睛。

光線一下暗了下來，什麼都瞧不清，曉曉有些心慌。她還想尋個縫隙，試試能不能帶著他逃出去呢。

見裴修寒遮住她的眼睛，她急得咬了咬唇，「哥哥！」

「乖一些，別偷看。」他說完便掃向了程冥等人，眼中的溫情退了下去，眸底逐漸染上一絲暴戾。

裴修寒似笑非笑地揚起唇，望著程冥等人的目光猶如死物，「是穆青派你來的？」

他已經順藤摸瓜查到了穆青身上，穆青是武將出身，曾是他一手提拔上來的，前幾年進了兵部，如今任兵部侍郎一職。

被二十多個人包圍著，本該窮途末路才對，這個時候裴修寒依然很冷靜，冷靜到根本不像個正常人。

眾人都有些戒備，顯然還記得裴修寒的身手有多厲害，死在他手下的亡魂沒有一千也有幾百，想當年五六十人圍攻他時，他都能全身而退，哪怕此刻他雙腿斷了，眾人也不敢小瞧他。

黑衣人的身體都緊繃了起來，不由捏緊手中的彎刀。

程冥壓下心底泛起的恐慌，冷笑一聲，「少廢話，受死吧。」

他已經瞧出了曉曉與裴修寒關係不一樣，手中的彎刀率先朝她砍去，打算趁裴修寒救人時一口氣幹掉他。

裴修寒眼眸微眯，眸底閃過一絲戾氣，周身的氣息更加恐怖，下一刻，就見他手中多了兩枚飛刀。

他隨手一擲，飛刀並排飛了出去，一枚與程冥的彎刀撞在一起，一枚朝程冥飛了過去。

那小小的飛刀遠不如彎刀笨重，卻是彎刀發出「鏗」的一聲，直接裂成兩半，掉在地上。

另一枚飛刀好似長了眼睛，直接插在了程冥的胸口上，他驚恐地睜大眼，沒能躲開，加上裴修寒內力深厚，被刺中後，他直接吐出一口血。

下一刻，林子中竟是跳出數十個人，這些人輕功了得，落地時身輕如燕，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。

竟是玄冰十八子。

玄冰十八子是裴修寒親手訓練出來的一支隊伍，這十幾人個個是頂尖高手，隨便一個都能殺人於無形，平日裡遇見一個都令人聞風喪膽，如今竟足足出來十幾人。瞧見他們，程冥眸色猛地一變，這才意識到他們被甕中捉鱉了。

裴修寒扔出飛刀後就伸手捂住了曉曉的耳朵，見小姑娘抖個不停，他望向程冥的目光又多了一絲冷意。

時羽已經將輪椅尋了回來，放在他身後，裴修寒坐上輪椅後，伸手點了曉曉的睡穴，她的身體頓時軟了下來，他伸手接住她，將她摺在腿上。

地上染滿了血液，程冥手下的人有一半已經悄無聲息地倒在地上，鬼魅的身影從他們跟前閃過時，好幾人脖頸上多了一條紅線，下一刻鮮血就噴湧了出來。

「多留幾個活口。」

裴修寒丟下這句話後，時羽就推著他回去了。